



◇… 经典全译版 …◇



---

# 理想国

---



The Republic

[古希腊]柏拉图 著 王 铮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理想国 / [古希腊]柏拉图著; 王铮译. —重庆:  
重庆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229-11142-7

I. ①理… II. ①柏… ②王 III.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  
IV. ①B502.2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92122号

理想国

LXIANGGUO

[古希腊]柏拉图 著 王 铮 译

---

责任编辑:刘 喆 赵仲夏

责任校对:何建云

装帧设计:崔玲玲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710×1000mm 1/16 印张: 22 字数: 315千

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1142-7

定价: 48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出版说明

柏拉图（约公元前427年—公元前347年），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，也是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。柏拉图的原名为亚里斯多克勒斯（Aristokles），亚里斯多克勒斯的意思是取名恰当的（well-named），后来因为他拥有强壮的身躯而被称为柏拉图（在希腊语中，Platus一词是“平坦、宽阔”等意思）。后来，柏拉图的名字就被延用下来。柏拉图一生写下了许多哲学的对话录，并在雅典创办了著名的学院。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，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，他们三人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。

《理想国》又译作《国家篇》、《共和国》等，与柏拉图大多数著作一样，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用对话体写成，一般认为属于柏拉图的中期对话，共分十卷。这部“哲学大全”不仅是柏拉图对自己此前哲学思想的概括和总结，也综合了当时各门学科，探讨了哲学、政治、伦理道德、教育、文艺等各方面问题，以理念论为基础，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理想国家方案，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。

《理想国》一书是柏拉图的一部重要对话录，本书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，通过他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真、善、美相统一的政体，即一个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。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。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，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，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，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。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。在他的眼里，“哲学家”有着特殊的内涵。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、

最有学识的人，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的政体。所以，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。这个国家就是存在于天上的模范国家。

在他看来，哲学家的本质是具有知识和智慧、正义、善的美德，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，即对“善”的把握，而其他也只能把握“意见”而已。治国作为一门知识，也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它，进而有资格执政，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于国家理念的认识，知道“理想国”应该怎样组织、怎样治理。因此，所谓哲学家执政，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、真实的知识、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。他坚信只有哲学家才可以拯救城邦和人民，哲学家是理想国必然的统治者。

人类追求的正义与善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，他认为国家、政治和法律要朝向真正的存在并与人的灵魂相关才有意义。在《理想国》里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“正义”问题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对正义有着多么强烈的憧憬与向往！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，这正好印证了对话结尾的宣言，“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，追求正义和智慧”。正义和智慧不仅是国家的主题，也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存在的本质，因为国家的起点“就是永无止境的时间以及时间带来的变化”。

《理想国》一书在哲学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，凡是知道柏拉图的人几乎都知道这部著作。

智慧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。最高知识就是善的理念，善的理念就是最高智慧。这就是《理想国》中的柏拉图密码。破解了这个密码，您将以全新的目光认识自己和世界，明确认识到自己要走的路以及世界已经走过和正在走的路。

世界上没有比《理想国》更神奇的书，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，并持久地影响着整个世界，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作用——它的神奇之处在于，它一直在发挥着影响，而一般人并未感觉到影响的存在。《理想国》告诉人们，什么是永恒而不朽的事物……

此书的中文译本较多，其中吴献书先生的译本在学界内素来享有盛誉，但其中的语言相对晦涩难懂，语言风格与现代人阅读习惯不匹配，因此本书译者参考原著和新旧英译等共17个版本，重新翻译，希望让现在的年轻人也能读懂柏拉图的经典之作，但翻译过程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，望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。

# 目录

*Contents*

第一卷 / 001

第二卷 / 038

第三卷 / 072

第四卷 / 112

第五卷 / 146

第六卷 / 186

第七卷 / 220

第八卷 / 251

第九卷 / 283

第十卷 / 311

# 第一卷

## 1

（苏格拉底：昨天，我和阿里斯同的儿子格劳孔一起去比雷埃弗斯港<sup>①</sup>，既为了参加当地的女神<sup>②</sup>献祭活动，同时也观看了赛会。当地居民在赛会活动中的热情很高，因为这是他们头一次在这样的节日期间举行赛会活动，当地居民的赛会活动搞得不错，与色雷斯人的赛会活动水准相近。我们参加完祭献活动并看完表演，正要回城。

这时，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恰巧在远处看见了我们俩，便打发家奴先追上来挽留我们。家奴从身后拉住我的披风，说：“我家主人请两位停下脚步，等他一会儿。”我转过身来问道：“您家主人呢？”家奴回答：“主人正赶过来，就请你们等一等吧。”“那我们就等等他吧！”格劳孔在一边说。

不一会，玻勒马霍斯赶了过来，同行的还有格劳孔的弟弟阿得曼托斯，尼客阿斯的儿子尼克拉托斯，以及几个陌生的朋友，显然他们也都刚看完表演。）

玻勒马霍斯（以下简称玻）：苏格拉底，看来你们正打算回城去啊。

苏格拉底（以下简称苏）：您猜得不错。

---

①比雷埃弗斯港，距离雅典西南7公里的重要港口。

②这里提到的女神指的是色雷斯地方的猎神朋迪斯。



玻：您看看，我们这儿有不少人呢。

苏：是的，我看见了。

玻：这样吧，我们来比试一场如果你们没胜过我们，就留下来如何。

苏：难道就没有另外的可能吗？我婉言说服你们让我们回去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

玻：你们确定有信心劝下我们吗？我们可不是轻易被说服的人。

格劳孔（以下简称格）：我们自然是没有这么大的能耐。

玻：我劝你们尽早放弃说服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绝不会听从你们的！

阿得曼托斯：难道你们真不知道今晚这里有火炬赛马比赛吗？

苏：骑马吗？这听起来还挺新鲜的，是骑在马上传递火炬的接力比赛，还是指别的什么玩意儿？

玻：正是您说的那样。比赛结束后还有庆祝活动，那可是值得一看的。吃过晚餐后，我们还可以一起去逛逛街，和这里的年轻人会会面，大家好好聊聊。你们就留下吧，也别再推托犹豫了。

格：这么说的话，我们是非留不可了。

苏：既然您这么说了，咱们就这么办吧！

（苏格拉底：说罢，我们俩就跟着玻勒马霍斯到了他的家里，在那里，我们遇见了他的兄弟吕西阿斯和欧若得摩，还有卡克冬地方的色拉叙马霍斯，派尼亚地方的哈曼提得斯，阿里斯托纽摩斯的儿子克勒托丰。玻勒马霍斯的父亲克法洛斯也在家里。依我看来，他是老多了。说来也是，从我上次见他，至今也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。他头上戴着一个花冠，坐在带有枕褥的靠椅上，显然，是方才刚去神庙里做完了祭献。

房间里四周都有椅子，我们就在他旁边坐了下来，克法洛斯看见我走过来，立刻向我打了招呼。）

克法洛斯（以下简称克）：苏格拉底，您怎么不带来比雷埃弗斯港看看我们呢？您实在应该常来。如果我的身体和以前一样硬朗的话，一定会经常进城去看您的，就不用您这么大老远地过来看我了。但是我年纪大了，只好拜托您过来了。现在，我对物质享受方面没什么追求了，反而越

来越喜爱和别人交谈了。您应该经常来我这儿，别见外，就在这儿和年轻人们交交朋友，谈天做伴。

苏：克法洛斯，我也很喜欢和长者聊天，因为你们才是经过了漫长人生旅途的人。可以说，你们是一条旅途的先行者，而我们将来也会走在这条道路上。所以，我应该请教你们，这是怎样的一条道路：是崎岖险阻，还是康庄坦途？您看，您的年纪已经跨入了诗人所描绘的“老年之门”，晚境究竟是否痛苦呢？

克：我很愿意把我的想法告诉您。苏格拉底，我们有些人，由于年龄相仿，正应和着古老谚语所说的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”，所以经常聚集在一起。而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，一碰头就开始哀叹、埋怨。他们惋惜和怀念那些青年时代的快乐，回忆和追思往昔的男欢女爱、饮酒作乐、华筵盛会，以及一切其他与此相类的事；他们愤懑不平，似乎是被剥夺了什么至宝一般，似乎那些时光才算是真正的生活，而如今则甚至不能算是在过日子了。他们有一些人，甚至抱怨和哀叹，他们的亲属和家人由于他们的衰老，对他们轻慢奚落；并因此就像唱经一样地不停絮叨，把年老当作是造成他们一切不幸的万恶之源。但在我看来，年纪大不是痛苦的根本原因。如果真是这个原因的话，那么出于我的年龄，我也该受罪了，并且凡是达到这个年龄的人也都该感到痛苦了。但事实上，我见过很多并不是这样想法的人，譬如诗人索福克勒斯<sup>①</sup>。有一次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正巧碰上别人问他：“索福克勒斯，您一把年纪了还在谈情说爱吗，您还在向女人献殷勤吗？”他听了之后说：“别提了，我早就不干这些事情了，现在我就仿佛从一个狠毒的疯主人那里逃走似地自由解脱啊！”听了他的话，我当时就觉得十分在理，现在回想起来就更同意他的看法了。人上了年纪，会变得比从前更清心寡欲、心平气和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不似从前年轻时那样日日绷紧了神经，日子过得平和了，心态也就好了，正如同是索福克勒斯所说的那样，像是从一个凶狠至极的奴隶主那里逃脱了一般。苏

<sup>①</sup>索福克勒斯（公元前455年—公元前406年），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。

格拉底，我以上对您说的那些人，他们所抱怨的受到亲人朋友冷落等诸多痛苦，实际上都来源于他们本身的性格，如果他们是大大方方、心平气和的人，年老对他们称不上是太大的压力。那些具有相反性格的人，年纪轻轻的照样少不了烦恼。

（苏格拉底：听完克法洛斯的话以后，我对他充满敬佩。为了想让他再说下去，有意刺激了他一下。）

苏：克法洛斯，我担心大多数人恐怕未必赞同您的观点。在他们看来，您安享晚年是因为家资雄厚，和您的性格并没有多大关系，他们会说，钱可以给痛苦的生活很多安慰。

克：您说得对，他们是不同意，并且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，却绝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有理。如果他们一定要这样说，我也可以回答他们，就像是色弥斯托克勒<sup>①</sup>回答塞里福斯人的问题那样。塞里福斯人总以色弥斯托克勒的雅典贵族身份否定他的功绩和名气，您知道色弥斯托克勒是怎么应对这些诽谤的吗？他应答道：“假如我是塞里福斯人，我确实难以成名。但就算你们是雅典人，也同样成不了名。”对于那些叹老嗟贫的人，这些话正可以用来回敬他们。性格好的人到了年老的时候，即便贫苦，也一样乐天知命，反倒是那些性格不好的人，就算是家财万贯，年纪大了以后同样难以获得平静的生活，因为他们的内心是无法满足的。

苏：克法洛斯，冒昧问一下，您拥有的财富，主要是您继承而来的，还是您自己挣来的？

克：自己挣来的，苏格拉底，您想知道我挣了多少吗？在赚钱的能力上我处于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之间。因为，和我同名的祖父，他继承了与我现在拥有的数量约略相等的财产；之后，他将拥有的财产增值了好几倍；到了我的父亲吕萨洛斯时，他所有的财产已经减了许多，甚至还不如我现在的多。对我来说，能留下给后代的家产只要不比我当时继承的来得

---

<sup>①</sup>色弥斯托克勒（约公元前514年—公元前449年），雅典知名人士。希波战争初期在雅典推行改革，改变贵族会议成分。

少，最好是还可以多一点点，我就感到很满足了。

苏：我之所以这么问您，是因为您看起来不太像是执着于钱财的守财奴。不亲手赚钱的人，大多不贪财；但自己赚钱的人，和别人相比，会双倍地喜爱钱财。这就如同诗人爱自己的诗作，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一样，凡是为自己挣得了财产的人，他们认真热爱他们的这一份财富，就像这是他们自己的作品；此外，他们热爱财富，还因为它有实际的用处，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。我不赞同这种人的做法，毕竟他们从来不赞美钱以外的事物。

克：不错，您说到了实情。

苏：确实就是这样。另外还想向您请教一点，从您拥有着大量财富这件事来看，您由此得到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

克：说到获益，说来恐怕未必能使很多人相信。您要知道：当一个人渐渐意识到他的生命将要终结，这时候对于某些过去从未想到的事，往往有一种恐惧和思虑盘桓在他的心头。那些人们常说的关于地狱阴司的故事，以及多行不义必遭报应的说法，尽管迄今一直只是当作笑话来看，此刻却袭扰着他的灵魂——莫非这些也会是真实的吗？而他本人，或许由于受到年老体衰的影响，又或许，很可能也是因为离彼岸越来越近了，因此看那一切也就显得格外真切。总之，就这样，他变得充满了疑虑和恐惧，开始自己盘算起来，并且认真注意，看看自己是否曾在什么事情上对什么人有过不义。凡是发现自己有过很多不义之事的人，就算在睡梦中，也会像孩子一样，经常由于恐惧而惊醒过来，日日生活在不祥的预感中；而相反地，凡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觉察不到一点罪孽的人，将会有一种甜蜜、吉祥的希望伴随着他，抚慰呵护着他的晚年时光，正如品达<sup>①</sup>所说的那样，谁要是正义虔敬地度过他一生，就会：

晚年的伴侣心贴着心，

---

<sup>①</sup>品达（约公元前522年—公元前422年），古希腊著名的抒情诗人。

永存的希望指向光明。

他的这些话说得是何等的美好！就这一意义而言，我认为一个人拥有财富是有着莫大价值的，不是对于任何人而言，而是对于一个明达的人。因为一个人既不必违背本愿地进行欺诈和诳骗，又不对于神灵负欠着什么祭献，也不对于任何人亏欠金钱，从而不必惶恐地去到另一个世界，正是这一点上，拥有财富这件事对于人们有着巨大的好处。当然，财富还有很多其他用途；但权衡对比之下，苏格拉底，我认为对于一个理智的人来说，财富的这种效用才是最重要的。

苏：克法洛斯，您说得真是太棒了。但是，您所说的正义是什么呢？难道它仅仅就是诚实地说真话，或者有借有还吗？这些事情，有时候固然做起来是正义的，而有时候会不会也是不正义的呢？比如，您向一个朋友借了一把锋利的武器，那时候他头脑正常，但不久后他疯了，这时他找您要回那件武器，您周围的朋友都不同意您将武器还给他，而您还是坚持还给了他，这样做应该吗？况且，对一个疯子实话实说也算不上是正义吧？

克：您说得很对。

苏：您的意思是，仅仅实话实说、有借有还并不完全是正义。

玻勒马霍斯突然插话说：苏格拉底，如果大家还相信西蒙尼得<sup>①</sup>的话，那么这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正义的完整定义了。

克：正好，这个话题就交给你们俩了，因为这会儿我该去给女神献祭上供了。

苏：那么，玻勒马霍斯就是您的接班人了，是不是？

克：当然，当然！（克法洛斯笑着离开去献祭了。）

苏：玻勒马霍斯，现在就请您这位接班人来讲一讲，西蒙尼得在谈到正义的时候说了些什么，并且您为何认为他是正确的呢？

---

<sup>①</sup>西蒙尼得（公元前556年—公元前467年），古希腊著名的抒情诗人。

玻：西蒙尼得说过“欠债还钱就是正义”，我觉得他说得没错！

苏：的确。当然，西蒙尼得这样具有超凡智慧灵感的人是不能随便怀疑的。然而，他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您也许是知道的，而我却不明白。因为，有一点很明显，他所说的正义不可能是刚才我们所讲的，一定要把借来的锋利武器还给神志不清的物主这种事情。尽管借物也的确算一种欠债行为。

玻：那当然！

苏：依您所说，西蒙尼得的这句话，应该是另有他意。

玻：是的，这确实另有所指。西蒙尼得认为，有益朋友的善举人们就有义务去做，而有损于朋友的恶事一律不能做。

苏：我明白了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双方是朋友的情况下，如果还债或是还物会对其中的任何一方产生危害，那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还债了，是吗？您看，这样的说法和西蒙尼得的说法是否一致？

玻：完全不错，正是这样。

苏：再问一个问题，那欠敌人的钱或物要不要归还呢？

玻：当然还是要还的。不过我想敌人对敌人所欠的无非是恶，因为这才是恰如其分的。

苏：其实西蒙尼得也和大多数诗人一样，在正义的定义上界限模糊不清。他的意思其实是说，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报答，这就是他所谓的“还债”。

玻：是的，否则您怎么理解呢？

苏：好吧！您说如果我们这样问西蒙尼得：医术是对于什么的报答呢？这报答应该给予什么人，具体要给些什么呢？您觉得他会怎么回答我们？

玻：他的回答自然会是，医术给予人药品、食品和饮品，等等。

苏：同样，我再问您，烹饪术给予的是什么？给予什么人呢？

玻：当然是将美味给予食物啊！

苏：那好，再问您正义呢，它又是给予什么的报答呢？给予的是什么，给予什么人？

玻：苏格拉底，假如我们说话要前后一致，那么，正义就是“把善给予友人，把恶给予敌人”。

苏：这是西蒙尼得的本意吗？

玻：我想就是这样的。

苏：如果朋友们在病中，就疾病与健康这一点来说，谁最能够有利于他们，而敌人们如果病着，谁最能够加害于他们？

玻：医生。

苏：而如果他们漂洋过海，就面对着海上的风险这一点来说，是谁最有能力？

玻：舵手。

苏：那么，一个正义的人在什么事情上，就什么作用而说，他是最有能力能够施惠于朋友而加害于敌人的呢？

玻：在联手战斗和进行攻击时，至少我是这样想的。

苏：可是你要知道，玻勒马霍斯老兄，如果没人生病，医生就没有用处了。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同样，如果不航海，舵手也是无用的。

玻：不错。

苏：那就是说，同样，如果人们不打仗，那正义的人也是无用的？

玻：我觉得不对。

苏：那么正义在和平中也是有用的？

玻：没错。

苏：种田也是有用的，是吗？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种田是为了收获庄稼，是吗？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并且无疑还有皮匠业？

玻：对。

苏：您一定会告诉我，它的用处在于做成鞋子。

玻：那是当然。

苏：可是这又怎么解释正义呢？在和平时期它是在什么用途上、为了取得什么东西而对我们有用的呢？

玻：在契约和事务往来上，苏格拉底。

苏：所谓契约和事务往来，您是指的同伴合伙关系，或者是别的什么？

玻：不错，就是同伴合伙关系。

苏：下棋的时候，一个好而有用的伙伴，是正义者还是下棋能手呢？

玻：下棋能手。

苏：而在砌砖砌瓦上，一个正义的人，是一个比泥瓦匠更有用、更好的同伴吗？

玻：完全不是。

苏：在奏乐时，一个奇特拉琴师显然是比正义的人更好的伙伴。那么在哪一种伙伴关系上，一个正义的人是比奇特拉琴师更好的伙伴呢？

玻：我觉得至少在有关金钱的伙伴关系上吧。

苏：玻勒马霍斯，在怎么花钱一事上恐怕未必。比如说，在马匹交易上，我想马贩子是较好的伙伴，不是吗？

玻：当然。

苏：在买卖船舶时，和造船的工匠或是舵手合作更好吧？

玻：应该是这样。

苏：那么什么时候合伙用钱，正义的人才是一个较好的伙伴呢？

玻：在我们需要存放和安全保管金钱的时候，苏格拉底。

苏：照您的话说，不是花钱的时候，而是存钱的时候，对吗？

玻：没错。

苏：那么也就是说，凡是金钱不用的时候，正义因此也就有用了。

玻：是这样的。

苏：当您在保管修枝刀的时候，正义无论于公还是于私应该都是有用作之地的，但是当您用它来修剪树枝时，正义的作用就不如花匠的技术来



得重要了，是不是？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那您是不是也要说，盾和琴在保管的时候，正义的人是有用处的，而当它们被使用的时候，步兵操练和音乐技艺就更有用了。

玻：当然了。

苏：同样，关于其他任何一切，凡是我們使用它，正义就是无用的，一旦不使用，正义就有用了？

玻：听起来是这样的。

苏：那么，我的朋友，如果只对于不用的东西才有用，那么正义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。换个角度来讲，不论在拳击或其他击技中，在交手的时候善于攻击的人，就是最能保卫自己的人？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同样，一种疾病，是不是谁最善于防范它，这个人也最善于暗中传播它？

玻：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

苏：并且，在军队中，正是那善于偷窃敌人秘密、破坏敌人行动的人，也是善于保卫自己阵地的人？

玻：不错。

苏：那我可以说一个能很好保管钱的人也就善于偷钱了？

玻：是，至少我们的论证这样表示。

苏：那么那正义的人，到头来竟是一个小偷！玻勒马霍斯，这个道理你恐怕是向荷马学来的。因为荷马很欣赏奥德修斯<sup>①</sup>的外公奥托吕克斯，说他在偷吃扒拿、背信弃义和过河拆桥方面，简直盖世无双。所以，照您跟荷马和西蒙尼得的意思，正义好像和偷盗这类行为类似。只是，这种偷盗的目的是为了以善报答友人、以恶报复敌人罢了。您是这个意思吗？

玻：不，用宙斯的名字起誓！我并无此意。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方才所

---

<sup>①</sup>奥德修斯，《荷马史诗》里的主要英雄人物之一，《奥德赛》的主人公。